



# 紅樓玉釵

上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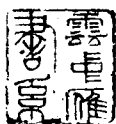
紅樓玉釵

44.568  
121  
31

# 紅樓玉釵

上

延邊人民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:许正勋

封面设计:蓝 戈

红楼玉钗(全二册)

云中雁 著

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

长春市中兴胶版印刷厂印刷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21.75 印张

12 插页 465 千字

1998 年 9 月第 1 版

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-80599-977-5/I·311

印数:1—8050 册

定价:35.80 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他亲眼目睹了生父被屠的惨厉一幕！

他只身逃入 武林禁地死亡森林。通过重重生死考验，进入森罗殿，服灵丹、得秘籍，练成绝功，出殿寻仇，不期却一次次成为红楼中人。

山神庙中，他仗义救出红蜂娘子。并施以真阳培阴术替其疗伤，不料糜虹醒后误为失身，失手将他击成重伤。古墓妖女马美珍趁他运功疗伤之际将其劫走，并趁其物我两忘之时与她结下合体之缘。

在妖女的谎言相欺之下，他过起了夜夜春宵的荒唐生活，五位妖女轮番需索之下，他真阳流失，武功全废。在神秘白衣女子的救助下，他逃离古墓，恢复了一身武功。

二次出山，他与雪山派和龙虎十三宗的诸魔头们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拼斗。他因身系父仇，追入绝地，被千回香迷失神智，造下了无数风流孽债。一朝梦醒，不禁又惊又悔。

得义姐之助，他娶龙凤大阵的十名凤首为妾，使得龙凤大阵中八十一位少女改邪归正。在他的率领下攻入傲来堡，一场激战，他杀死了雪山和龙虎十二宗的诸魔头。

在唯一的爱妾的陪伴下，他又寻访到糜虹、彩云、宋玉秋三女，夫妻五人一同隐居于心波姹女的心波泽中。

# 目 录

---

|     |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投宿的少年   | ( 1 )   |
| 第二章 | 瓦罐肉冤    | ( 2 4 ) |
| 第三章 | 师 叔     | ( 4 8 ) |
| 第四章 | 奇异的五行剑  | ( 7 2 ) |
| 第五章 | 青灵道姑的风采 | ( 9 5 ) |
| 第六章 | 昊天三老人   | ( 119 ) |
| 第七章 | 龙字列宗谱   | ( 143 ) |
| 第八章 | 祖母的慈威   | ( 166 ) |
| 第九章 | 全真七子    | ( 190 ) |
| 第十章 | 闺房惊裸    | ( 214 ) |

|      |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一章 | 揭 秘     | (238) |
| 第十二章 | 晚鸦噪警示人  | (263) |
| 第十三章 | 九幽鬼女    | (287) |
| 第十四章 | 猎 鲨     | (311) |
| 第十五章 | 真假怀玉    | (337) |
| 第十六章 | 传世玉诀    | (359) |
| 第十七章 | 神 医     | (384) |
| 第十八章 | 琵琶五姬    | (408) |
| 第十九章 | 古墓里的莺声  | (431) |
| 第二十章 | 暮见红袖惊魂  | (455) |
| 第二一章 | 千层烟瘴迷蒙蒙 | (429) |
| 第二二章 | 父 子     | (503) |
| 第二三章 | 艳女与婴儿   | (527) |

|       |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二十四章 | 飘渺的芳踪   | (551) |
| 第二十五章 | 裸族女庸    | (575) |
| 第二十六章 | 联袂双闯关   | (599) |
| 第二十七章 | 森罗绝学    | (623) |
| 第二十八章 | 心波泽的情侣们 | (647) |

## 第一章 投宿的少年

满天阴霾，大地暗淡，强烈的西北风，不时将落叶卷起，田野一片枯黄，岭头薄盖白云，一切一切尽是肃杀凄凉的景象。

这一段官道，平日也络绎不绝地有人马驰骤，但今天一片苍茫中，只有两团黑影。

那黑影渐来渐大，看出是两匹骏马衔尾向北疾驰。

前面一匹马背上，坐着一位年约五十开外的老者，一身淡灰葛布短衫，修眉细目，长髯飘扬，神态中显出几分清奇古雅。

后面是一位年约十五六岁的少年，相貌英俊，神采飘逸，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开合之间，精光四射！看来他年纪虽轻，而内功已有相当的基础。

掠过一处山坡，即见半里外的松林中隐露出一堵院墙，那少年登时喜悦得叫起来道：“师父！松云山庄已经到了，今天正是爹爹的生日，说不定还有各路豪杰……”

老者笑说一声“好！咱们快赶一程！”鞭稍微扬，双腿一夹，骏马即拨开四蹄，风一般驰去。

松云山庄是当年鏖行泰斗罗伟隐居之地，虽不能算是卧虎藏龙，但罗伟交游颇广，归隐之后，还是常有江湖豪侠过往拜候，照说今天既是他六旬整寿，门前应该车水马龙，人语声喧才是正理。

但是，老少两人穿过松林，即见庄门大开，并无人影，庄内庄外，一片岑寂。只有风送松涛，发出沙沙的声音，阴森森显得有点可怖。

老者情知有蹊跷，双眉几乎皱成一线，回顾怀玉一眼道：“玉儿！敢情庄上有什么变故，你且莫轻举妄动，待为师先探个究竟！”当即滚

鞍下马，将缰绳交给怀玉，嘱他退入松林，立即展开身法奔入庄门。

哪知一进庄门，一幅惨绝人寰的景象已映入眼帘，由得这号称伏魔剑客的老者行走江湖多年，也禁不住打了几个寒噤。

原来一座方广约有十丈的院落，尽是七歪八倒的尸体，敢情竟有好几十具之多。且每一具尸体的死状完全相同，个个七孔流血，似在死前受过极其痛苦的挣扎，但并没有经过剧斗的痕迹。

伏魔剑客以最迅速的步法在尸体旁边走了一周，发觉这些尸体当中，有几名是江湖上第一流的能手，河南玄通寺的静玄大师，塞外双雄童威、童猛兄弟，湘江大侠邓铨，岭南大慈老尼与及松云山庄庄主金刀罗伟也没有幸免。

他留心察看这些高手的死因，除见身上有一块瘀黑的伤痕之外，并没有受到兵刃击伤，分明敌人只有一个。但是谁能有此功力独毙几十名高手？他默思良久，不禁惊呼一声：“莫非是他？……”

但他心念未已，少年罗怀玉已不知什么时候进入庄门，一声惨呼，立即晕倒。

伏魔剑客急一步纵去，取出一粒丹药纳入他口中，并替他推宫活血，经了半盏茶时，罗怀玉才悠悠醒转，一见父尸，又嚎啕痛哭起来。原来这老者伏魔剑客与少年怀玉之父罗伟是刎颈之交，眼见老友家遭横祸，那得不能老泪纵横，伤心欲绝？

但他深谋远虑，生怕敌人去而复返，急抹干老泪，转劝怀玉道：“玉儿别哭了，快将你父亲的骸骨收埋要紧，只要敌人去而复返，便不免遭殃！”

怀玉忍不住恨声道：“敌人要是真来，玉儿死活也要和他一拼！”

伏魔剑客忙道：“闲话少说，快点挖窟……”不容怀玉多话，已拔剑在手，就在院中先挖了一个方坑，与怀玉协力将罗伟的尸体安葬。

夜色愈来愈浓，堂前一对大红蜡烛仍在高烧，院中一片漆黑，惟有伏魔剑客和怀玉仍在加紧掘土，好将其余尸体一一埋葬。

忽然，夜空里传来一声阴恻恻的怪笑。

那笑声极低，极细，宛如一缕断魂游丝，在空中飘荡，但又有一种说不出的力量，使听到的人心胆俱寒，毫发皆竖。那笑声极长，历久

不歇，又令人东西莫辨，不知它由何处发出。

伏魔剑客面色陡变，猛一挽怀玉手腕，窜往阴暗的角落，颤声道：“强敌已到，为师去挡他一挡，你火速向后院逃生！”话声一落，身形一晃，已疾扑墙外。

怀玉呆了一呆，忽觉乃师独自迎敌，自己要逃生岂不成为罪人，一望院墙，即纵身而起。

哪知他快别人更快，怀玉的身形尚未出墙头，一条身影由侧里飞来，挥手之间，一股劲风竟将他身形击落。

怀玉初生之犊不畏虎，何说他身负血海深仇？明知决非来人敌手，但仍俊目一睁，锵的一声长剑出鞘，化作一道寒光疾点来人心坎。

来人身法轻灵已极，只见他身形微动，即已躲过一招，立即低声喝道：“要命的就跟我快走”话声未落，右手闪电般伸出，向怀玉手腕抓到。

怀玉听那人口音是一位老妇，但因她要夺自己的剑，急一闪丈余，又要再度进招。

老妇急道：“娃儿！不快跟婆婆逃走，将要抱恨终生，你父亲也死不瞑目！”

怀玉听得心神一震，知这位婆婆并无恶意，但要他独自逃生，实非所愿，当下剑眉一扬，毅然道：“婆婆一片好意，怀玉铭感不尽，但怀玉虽身负血海深仇，奈何师恩亦重如山岳，于今强敌当前，哪能再让恩师丧命？玉儿决以全力助师退敌，婆婆请勿拦阻！”

一声惨呼自松林传来，怀玉知是恩师遭难，脸色一变，就要扑出。

哪知脚尖刚一离地，老妇一挥手臂，竟点中他穴道，迅速挟起他的身躯，疾如鹰隼般越过后墙，消失在茂密的丛林中。

也不知经过多久时间，怀玉在迷蒙中苏醒过来，阵阵寒气侵肌，使这不幸的少年一阵震栗。

突然，他若有所忆地翻身坐起，惊愕地张望四周，发觉他自己竟是置身在一个铺满枯草的山洞里。

这山洞并不大，不像是人住的地方，他仰首寻思，松云山庄的惨景又展现在眼前，忍不住凄泪夺眶而出。

他缓缓站起身躯，惶恐而焦急地要奔出洞外，蓦地眼前一黑，一位白发的黑衣婆婆已含笑站在他面前。

怀玉先是一怔，旋即想起定是救命恩人，急双膝跪下颤声道：“承蒙婆婆搭救，使玉儿免遭大难，但恩师伏魔剑客是否已真遭毒手，那仇人究竟是谁，婆婆怎知玉儿有难，并祈你老人家赐告！”

老妇见面前这位少年虽在悲痛中，仍旧英气勃勃，也暗自点头嗟叹，双手作势一抬，将跪着的罗怀玉轻轻捧起，指着一方青石，温和地说一声：“孩子，你先坐下！”待怀玉就坐，又一指手中拐杖道：“孩子！你可听人说过这枝拐杖？”

怀玉诧异地向那拐杖细端详，只见它长约六尺左右，通体呈紫褐色，杖头雕刻有拳大的龙头，看起来非金非铁，并无若何特异之处。

他寻思片刻，猛然忆起一个人来，面带惊奇的神情，喃喃道：“你老人家莫非就是江湖上誉为龙拐婆婆的路老前辈？”

老妇含笑道：“孩子！你猜的并没有错，三十年前玄衣女侠路冰行道江湖，所向披靡，黑白两道谁不敬仰？因在湘境路见不平，竟与最厉害的魔头，五毒索魂掌糜古苍结下梁子，我自知不敌，随即作个武林逃卒，潜入山东，路上捡获被弃女婴，隐居崂山，抚养那女婴，多年来已不在江湖上行走……”

她略为一停，续道：“近来我偶忆起一事，乃下崂山，昨天到达近处，获知你父六旬大寿顺道到松云山庄拜访，即见你师徒埋葬尸体，当时我不露声色，暗地察看，发觉那些武林豪杰，全是被一种阴毒的掌力震伤致死。但是，江湖上能有这种掌力的高手，恐怕除了五毒索魂掌糜古苍之外，更无别人！”

怀玉听得一阵震颤，身子摇摇欲倒。

龙拐婆婆知他创痛过深，急说一声：“孩子暂止悲痛！”取出一粒丹药命他服下，倏又回头凝视洞外片刻，然后面朝怀玉道：“五毒索魂掌糜古苍杀人之后，定在死者身上留下一个黑手印以示后人。当时我发现那些尸体上的痕迹之后，大吃一惊。因为久闯江湖的人都知道那老魔杀人之后，还要暴尸三天，若三天内有人收尸，就有意寻衅，由你跑往天涯海角，他也要追踪将收尸的人杀死！”

怀玉服下龙拐婆婆的丹药，自觉心神安定，听了这番话，不由得五脏沸腾，恨声道：“难道普天之下，竟没有人能敌这魔头么？”

龙拐婆婆轻微一叹道：“虽然是有，但他们行踪不定，难得与魔头遇上……”立又改变口气道：“当时我正要命你等离开，哪知魔头的怪笑已发，我知魔头身法如风，只能将他引走，但你师已现身迎敌，只好将你救走……”

她突然把话顿住，捡起一块碎石，反手向洞外一丢，立听一声狼嚎起自洞外。

这动作真是捷无伦比，怀玉尚未看出是怎样一回事，那只野狼已被碎石击毙，暗里羡慕道：“我几时才学到这一手摘叶伤人，飞花却敌的功夫？”

但他又记起龙拐婆婆自称不敌糜古苍，纵使学到她这功夫，又有何用？他一想到这事，神情立又黯然。

龙拐婆婆似不以为意，接着又道：“当我带你潜入林中，老魔也跟着到达，幸是藏身隐秘，总算躲过他的耳目。今晨我又转回松云山庄，先将你师掩埋……”

怀玉急跪下，磕了一个响头，又惊讶道：“婆婆！那糜古苍……”

龙拐婆婆知这少年的心意，不待他话毕，即拦着道：“孩子不必多礼！糜古苍固然可怕，但我未埋尸体之前，早就想好了退路，不至于不及逃走。”

听了龙拐婆婆说的这段情形，一种失望、痛苦的心情，不停地缠绕在怀玉的心头，满面焦虑地又叫一声：“婆婆！谁能胜过糜古苍那恶魔呀？”

龙拐婆婆瞥了他一眼，不由得兴起无数念头。

她何尝不知道这少年人急需找到一个答案，但她又能给他一点什么？她十分愿意将自己一身艺业全教给这个少年，但纵使 he 全部学成，也无法达到他报仇的愿望。

她双眉紧皱，心想：“当初不顾一切后果，救了这个孩子，为的是什么？以他目前的年龄和武艺，教他独自闯练，还不等于弃之不顾？若果带他回崂山，亲自倾囊相授，然后由他另觅名师，更加深造，未始

不能遂他报仇的心愿。但是，数百年，崂山历代弟子无人敢违背祖师的戒律，自己身为当代掌门，此举岂非违背本派门规？”

龙拐婆婆想到一连串的问题，踌躇不安地轻轻抬起头来，当她与怀玉的眼光再度接触的瞬间，她看到的是一片哀恳的神情，不由得叹息一声道：“孩子！你先别丧气，江湖之大，无奇不有，武学一道，永无止境，谁敢自夸天下无敌！以你的天资，若获异人传授，自己再痛下苦功，不难技压群伦，报仇雪恨。但你目前的艺业与魔头相去尚远，不可将报仇两字放在心里，免得艺业进步……”

怀玉虽然聪慧，到底因为年纪太轻，对于龙拐婆婆语重心长的一番劝勉，只能似懂非懂地听着，勉强说一声：“是！”

龙拐婆婆望了他一眼，又道：“江湖上比糜古苍更厉害的人物并非没有，据我所知，雪山静音神尼，黄山神剑一尘子等，都是胸罗万有，艺业神通，堪称为当代奇人异士，可惜，这些人多不涉红尘，而且行踪飘忽，若非有缘，只怕对面也还不知。”

怀玉方才听说有静音神尼和一尘子可敌糜古苍，还在盘算着好歹寻找其中之一为师，好洗雪灭门惨祸，哪知龙拐婆婆忽说一尘子等很难遇到，不啻冷水浇头，热血全冻，心中一酸，登时双泪交流，嘶声哀唤：“婆婆……”话未说完已是泣不成声。

龙拐婆婆急将他拥在胸前，轻拍他肩背，柔声道：“孩子！你的心事，婆婆俱已尽知，虽然父兄师友骸骨未寒，也不宜过分哀伤，要知婆婆既将你救出，总不能说是无缘，我派门规虽是森严，亦不能不救个彻底。无论如何，我也先带你回崂山，尽我所能，奠定你日后学最上乘武艺的根基。但我决不能收你为徒，不论在任何地方，你只需唤我为婆婆就行了！”

怀玉经师父教导多年，知武林各派里面什么稀奇古怪的门规都有，龙拐婆婆不说明，也不便问，好在她愿意收留，并教艺业，不致使未寻获良师之前，荒废时日，当即擒泪颌首，说一声：“玉儿自己省得！”

“好吧！庄上还有武林前辈的尸体未及掩埋，你我先去把它葬好！”

一望绝大的枣林边缘，龙拐婆婆预掘了不少墓穴，怀玉只须把运来的尸体埋葬、复土，刻砖留记，就算竣事。

哪知一声阴森森的笑声传来，龙拐婆婆登时脸色大变，赶忙将怀玉推进枣林，叮嘱一声：“你千万不可露面！”便即仰天长啸。

她明知敌不过糜古苍，但为了使怀玉获得安全逃避，而不愿弱下名头，也只有与强敌死拼。但这样一来，反令在枣林里的怀玉，被双方厉笑吆喝引得几乎冲出树林，偷看糜古苍是何等样子，好作将来报仇的依据。

幸而他心念一动，立又记起龙拐婆婆的叮嘱……。

他学过武艺，深知厮杀时不可分心的道理，只好提心吊胆，默祈上苍保佑龙拐婆婆获胜。时间一刻一刻地溜过，怀玉的心绪一寸一寸地低沉。

忽然，他听到一声悠长的厉笑在空中摇曳而去，知是敌人已经离开，到底敌人是得胜而走，还是被打败而走？他一时难以判断。因为他曾听过师父临死的惨呼，要是婆婆被打败，则在糜古苍心狠手辣之下，哪能不死？但他没有听到婆婆的惨呼。

怀玉一颗肉心又一寸一寸往上提，几乎要提到喉咙外面，待那笑声已成绝响，婆婆仍未见来，他终而忍不住蹑手蹑脚走到林缘，但见败叶残枝坠落满地，就是没有龙拐婆婆的踪影。

难道龙拐婆婆追敌去了，也还是被敌人携去？怀玉无法知道。因见四无人，他放胆走出林外，猛见几丈远的山坡上一物闪闪生光，走往近前一看，认出是龙拐婆婆那根龙头拐杖的一段，不由得叫起一声：“不好！”捡起那段断拐纵目四顾，遥见几十丈远方侧，一处低凹地上伏着人，吓得他叫了一声：“婆婆”电疾般的飞奔过去。

他生长在武学世家，习艺多年，对于如何处理伤者，多少也有一点门径。这时他急得眼泪直淌，将婆婆翻转过来，先摸一摸心坎，觉得还有些微跳动，急替她推摩一阵，再力拍她周身穴道。

龙拐婆婆经过一阵推摩，似是有点回苏，只见她睁开半片眼皮，失去光芒的眼睛瞬间又闭了回去。

怀玉伤痛欲绝，但他还抱着一线希望，从袋里摸出好几粒治伤的

丹药，不问能否有效，一古脑纳入龙拐婆婆嘴里，继续他的拍穴。过了好半晌，才听到龙拐婆婆咽药时咕囔的喉音，失神的眼睛又再度睁开，急得他连声呼唤，以防她再度晕厥。

龙拐婆婆喃喃地只说出糜古苍三字，又将眼皮闭上。

怀玉明白她叫糜古苍名字的意思，但见她不能苏醒过来，又不能说出更多的话而异常着急。蓦地，脑里似有电光一闪，心想婆婆是武林奇人，身上定带有救人的奇药，急掏婆婆身上的袋子，果然得到两种不同的丹药。一种是婆婆给他吃过的，另一种虽不知名，但嗅起来带有一股清香，使他立刻知道决不是毒药，每种丹药都取了几粒，纳入婆婆口中。

约莫经过一顿饭时间，龙拐婆婆忽然发出一阵痛苦的呻吟，手脚似是因痛苦而挣扎。

怀玉大吃一惊，不知是给婆婆服错了药，还是她临死时的回光反照，登时急得眼泪横流，手足失措。

龙拐婆婆挣扎了一阵，忽然睁大了眼睛，敢情瞥见怀玉蹲在她身旁，用那弱如游丝的声音，唤出一声：“孩子！”

怀玉知道婆婆有话对他谈，急侧卧地上将耳朵凑在她的嘴旁，只听龙拐婆婆断断续续道：“你先不要哭，静听婆婆说下去，你速往崂山，由恶水河，乱石滩的水路入山，上蛟龙嘴经歇肚石，黑松肃，到达下清宫侧后的山角，有一块手掌大，平滑如镜的石壁，你轻敲两下再敲五下，唤一声“安琪”，便有个像你这样年纪的女孩子开石壁出来，你可将我的龙头拐带给她看，命她为崂山派的掌门人。告诉她，崂山派掌门人是不能嫁人的，也不能收男徒。但你可请她教你三元秘籍与及崂山派的武功，虽然学尽了这武功，仍然打不过糜古苍，但三年后你两人便分别寻访一尘大师和静音神尼，恳请他们教你两人武艺，替婆婆报仇，替你父母报仇。”龙拐婆婆勉强将话说完，眼皮也就往下一合。

怀玉一时悲从中来，“哇”一声哭了起来，又见龙拐婆婆身子一动，一探她胸口，犹觉有点跳动，急停下哭声只悲切地淌着眼泪。

龙拐婆婆忽又猛睁眼皮，吃力地叫出一声：“不是糜……”

但她底下的话尚未说得出来，一口瘀血已先喷出，双脚一伸，只听喉头一声响，腹中一阵雷鸣放出一个悠长的臭屁，肚皮也就瘪了下去。

怀玉再探龙拐婆婆的胸口，发觉已停了跳动，忍不住放声大哭，边哭边诉道：“婆婆！玉儿定要替你报仇，定要找那糜古苍……”但他一想到糜古苍，忽忆起婆婆那句没有说完的话，又不禁顿住，只是哀哀痛哭。

忽然有个中年人口音问道：“小哥，死的是你什么人？”

怀玉在哀哭中竟不知那人什么时候来，什么地方来，闻声回头一看，见那人长有短髭，脸色苍白得有点可怕，一对三角眼泛着蓝光，虽然罩着长袍，但袍裾翻转向上，系在丝绦上面，露出两条系脚裤管。

他在哀伤之中见有人相问，他更加的悲痛，只说得一声：“婆婆！”立即啾啾大哭。

那人冷漠道：“人都死了，还要哭什么，怎不把她埋葬起来？”

这一语提醒了怀玉，但他旋停了悲声又摇头道：“我不敢埋，婆婆是被人打死的！”

那人唔一声道：“谁打死的？”

怀玉脱口道：“是五毒索魂掌糜古苍打死，听说那贼魔杀了人，还得暴尸三天才准收尸。”

那人面上掠过一丝喜容，立又回复他原来死板板的脸孔，冷冷道：“有这种事？如果糜古苍还在近处，你方才哭了半天，他何不来把你也打死？”

怀玉心想：“对呀！那魔头总不致于打死了人，还在旁边守尸，我先把婆婆葬起来再说，大不了和他拼命，就算罗家没有我这条根！”他心意一定，悲声即止，抬头唤那人一声：“大叔！”接着道：“你借把锄头给我好吗？”

那人摇一摇头道：“我家不在这里，哪有锄头借给你？枣林旁边有很多现成的大坑，你把她弄去埋了不就得了？”他说完话，即大踏步离去。

怀玉怔怔地望着那人背影，心想：“这人怪呀！竟是无声无息地